

郑伯克段于鄢

夜黑如漆,不见星月。
今夜的郑国出奇的安静,只有寒风在都城外的旷野上肆意呼啸。
一个内侍神色慌张,三步并作两步,匆匆跑上大殿,在郑庄公的耳边低语了几句,便惶惶不安地退下了。京城太叔要准备发动叛乱了。

郑庄公的嘴角勾起了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微笑,然后抬头望了望子封、祭仲等一众臣子。没有人说话,因为每个人都已经明白了庄公的意思。

半晌,庄公才缓缓吐出一句话:“事既至此,唯有伐之。”

没有欣喜,没有同情,他的声音很淡,却也很冷,冷得像浸在寒风里的刀戈。

庄公早就知道这一切。两年
前,当京城太叔的城墙僭越了礼制的时候他
就知道;六个月前,当京城太叔重金引诱西方和北方的边邑时他
就知道;三个月前,当京城太叔明目张胆地侵吞自己的领地时他
就知道;数天前,当京城太叔招兵买马的时候他
就知道。

他早就知道这一切,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他布下的一场局。如同老虎窥视着他的猎物,他在等待,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而现在,时机到了。

颍城的秋天草木萧疏,本就是偏僻的城邑,又哪里经得住秋风秋雨的凄凉。

夕阳衔山,晚烟索树。枯枝上的寒鸦“啊”的一声惨叫,转眼竟不知飞到何处去了。

城中有一座行宫,黄叶堆满了台阶,宫门半开半掩,竟也无人理睬,想来是偏废已久的处所。宫中有一处庭院,一棵古老的柏树立于庭中。

柏树的叶子绿得憔悴。武姜默然站在树下,像是在发呆,又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

天命真的如此重要吗?倘若如此,我的段儿怎会就这样落败而逃了呢?无论如何,寤生也是我的孩子啊,我是不是太偏心了呢?唉,如今的苦果都是我一手造成的,我又能再说些什么呢?也许这

也是天命吧……

武姜这样想着,不觉间秋夜已潜踪而至。凄凉院落,残月如钩。

武姜望着天空,耳鼓间不停地回荡着同一句话: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。”

遥想当年,郑武公外出游猎借道中国,偶遇姜氏。

当日桃花照水,啼鸟关关,两人隔河相望,一见钟情。

为了取悦姜氏,郑武公还专门在颍城风景清幽处修建了行宫。

行宫绕古柏而建,取百年好合之意。姜氏也没有辜负郑武公的宠信,很快生下了庄公和段两个孩子。

姜氏生庄公的时候,颇费了一番周折,在黄泉边上走了一个来回,才总算保住了性命。武公也颇为担心,甚至为此上山祈福。

两个孩子顺利出生的那天,颍城的行宫里张灯结彩,歌舞不夜。那棵古柏上系满了红绳,清风过处,满树绿叶簌簌作响,似和管弦相庆;万缕红丝随风而舞,似与余霞争艳。

虽然最后人事两安,但是姜氏却因此对庄公心怀厌恶,取其名为寤生,事事似有意为难于他。寤生,即倒生之意。同时,姜氏对小儿子段却尤为偏爱,郑武公在世时,姜氏就多次表达了让段继承王位的意愿,但是郑武公认为这样不合古制,所以多次拒绝了她。姜氏请求将制邑作为段封地,武公又认为制邑地势险奇,乃国之命脉,所以又拒绝了姜氏。为了不让姜氏心寒,武公最后答应将郑国最富饶的京邑封给段。共叔段,又称京城太叔。

当听到武姜要打开城门为京城太叔做内应的时候,郑庄公彻底爆发了。

郑庄公早就恨透了武姜。他甚至不愿意承认有武姜这个母亲。

但这也不全是郑庄公的过错,也因姜氏一心偏爱段,而又似乎事事针对于他,仿佛也恨不得没有庄公这个儿子。

当共叔段的叛乱被平息后,庄公又一次见到了姜氏。两人都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地站着,任凭雨

声淹没一切。

庄公冷冷地打量着站在眼前的姜氏,那种眼神让人感到站在眼前的不是他的母亲,而是叛乱者的同党。

他的眼神带着几分幻灭,仿佛所有的爱恨都被暴雨卷去了似的。簌簌寒风,穿过洞开的宫门,侵衣入骨。姜氏望着庄公,只觉得如坠冰渊,再也感不到一丝温度。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。”

庄公淡淡地抛下了这样一句话,然后拂袖而去,再也不回头看姜氏一眼。

一道闪电划破苍穹。

电光定格下庄公出门而去的影子,也将姜氏的容颜照得惨白。

昔日初逢武公时那位花容月貌的姜氏仿佛在这一瞬间老却了十年。

羊尚跪乳,乌鸟私情。

一个人,无论他经历了什么事情,无论他的心肠多么狠毒,都不能缺少母亲。

郑庄公也是人,所以他刚刚离开颍城就后悔了。

姜氏虽然厌恶庄公但毕竟还是把他当做儿子对待的。庄公坐在返回都城的马车上,痴痴地望着窗外。

庄公想起小时候姜氏牵着自己的手,抱着段,走在芳草萋萋的小径上,唱起郑地的民歌。“野有蔓草,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……”

他的眼眶竟有些潮湿。

郑都已至,庄公默然下车。

此刻,他那只被左右侍卫簇拥着的身影竟显得无比的孤独与落寞,茫茫天地仿佛只剩下他一人似的。

此后的时日里,庄公埋身于国务之中,他希望日日的忙碌能够冲淡心中的孤独与痛楚。但是每当他眺望自己的国家,他的目光都会有意无意地扫过那小小的寂寞的颍城。那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他的内心,每当他的目光扫过那偏僻的城邑,他的心就如同针扎一样的疼痛。

今日国都中来了一位颍城的官吏。

当郑庄公听到这个消息时,他的眼睛仿佛忽地明亮了几分。

颖考叔是来进献税赋和贡品的。

郑庄公看着颖考叔,几次想要问候姜氏的情况,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说出口。哽咽许久,满心的话语最终变成了一句:“赐食,置酒。”

颖考叔谢过庄公美意,然后把肉羹放在一旁,只饮下了庄公赐的酒。

见此情状,庄公不禁问道:“肉羹难道做得不好吃吗?你为何不吃?”

颖考叔答道:“小人家中有一老母,凡小人吃过的饭菜,老母都尝过。今幸得君上美羹,小人私心想让老母也尝一尝。”

郑庄公的眼中闪过一丝落寞,继而便是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
“你们都有母亲可以尽孝,可偏偏,偏偏我没有母亲。”庄公像是在对颖考叔说话,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小人冒昧,敢问君上何出此言?”颖考叔道。

郑庄公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一告诉了颖考叔。

颖考叔笑道:“既然君上有悔过之心,改过又有何难?如果掘地向下,直到见到泉水,挖出地道和君上的母亲相见,谁又能说这不是在黄泉相见呢?”

庄公大悦,欣然从之。

如果你曾路过郑国故地,你也许会发现,断壁残垣中伫立着一棵古老的柏树。

传说中,郑庄公就是在这里的地底与母亲姜氏见面的。

“大隧之中,其乐也融融”“大隧之外,其乐也泄泄”。

从史料中依然能够窥得当时诗赋的片语。纵虽如此,庄公和姜氏的音容却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,今人再也不能聆听观瞻了。

柏树的叶子总是绿的。不管千年的烟雨掩却了什么,不管千年的风霜侵蚀了什么,不管如今的绿色还是不是当年的绿色,能在萧索的季节见到几抹绿意总是一件快意的事情,不是吗?

(作者刘鸿泽系郑州大学文学院2018级学生)

■ 图片新闻



日前,正阳县公安局真阳派出所民警来到陈庄社区,给辖区居民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范电信诈骗课。(王艳)



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“三大套餐”助企业平稳度冬。这是12月8日,该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该县工业园区,了解客户的用电需求,征求意见建议,并从“安全、服务、节能”三个方面为企业客户量身定制冬季“用电套餐”。

(李宏宇 陈建政)